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史廷蕙

明文海卷五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二

國用匱乏有由疏　趙世卿

益國家錢糧徵收有額曰稅糧曰馬草曰農桑曰鹽鈔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者為關課稅契贓鍰香商魚茶屯折富户等項為雜課内除徑解邊鎮外大約三百七十餘萬两此外則開納撙省軍興搜括等

銀為非時額外之課大約五六十萬不等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權宜開採之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两福建之屯折等銀三萬四千八百餘两南直隷徽寧等府之稅契銀六萬两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二萬六千七百餘两改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銀錢

暫免nan楚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量為那移為上官者亦諒其愛民萬不得已之衷而曲為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拖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運司每年分割去銀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超單八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原額關課三十三萬五千餘两二十五年新增銀八萬二千两今則行旅蕭條商賈裹足止解完二十六萬二千餘两而臣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李敬開授揮使而臣部

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興撙省等銀每年七萬餘兩盡抵礦稅各省援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南直隸蘇州等十八府州自萬歴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三十八萬七千六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價借過本部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兩陜西羊羢協濟自十三年起至三十年止共用銀一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四川議留陜西濟邊銀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於太倉

補發過銀一十五萬兩雲南自十二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舉司解京課銀共五十七萬兩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在在握以中官天下錢糧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為那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征則勢難再急譬如縛手而求持縶足而求走也抑巳難矣而年來征哱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兩次征倭之費用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

餘兩鋪宫典禮之費用過銀三百六十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况今日乎老庫將窮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譟徐頴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皇上聰明絶世事事周知試察臣兹所條有一字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别可措手否夫煩歛與惟正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虚其數甚明皇上誠穆

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敢望第猶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内釋匱乏之憂外弭叵測之變是在皇上一轉移間耳今朘剥侵漁民害已極支撑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

憂危疏 呂坤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名致在人竊見元

旦以來天氣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辦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轃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者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脉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昔者二帝三王之為君豈不以崇高冨貴之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禄

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王畏民葢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可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羣而鬬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為法所拘有變則刼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

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爲乘機起釁之計或觀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聖王約己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行者守法邪説者無所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讐昔者元之疆土大於我朝未亂之先天

下全盛我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
何四民之心前元失之而太祖収之也今日之人心臣
何敢言惟望陛下擇其無益於國家有益於天下者収
之而已請言収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
土薄小民無計為生則織羢貨販以餬口自傳造以來
數多限廹宮府散泒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
棄農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提花染色日
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白

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躭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段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為與其積於無用孰若定於有常假如四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収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陛下而有益于蒼生何憚而不為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

捶髓之民望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収内府宫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寒暑渴饑瘟疫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苦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依然無用重去伐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

兩比來都下民費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殿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林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勅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

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在官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殷實戶而民多累死鄖陽巡撫馬鸞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頃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伏乞勑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侵奪小民捏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宜收解自趙承勲有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

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末之微財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入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縱使內臣廉靜不擾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强呑横噬獨占羣侵內臣何由知寃民何處訴夫楊村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陛下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

不至緩急之用將安取給臣望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太祖既定為律情重罪輕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聖心故司官每遷就以逃譴怒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擬軍張澤等

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銀此皆真屈真枉臣等不敢執奏而陛下安知其寃臣願陛下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言之詔賞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矜名節遂激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選補皆罷臣以為天閽遼窈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見萬里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

者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之矣臣望陛下思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為國家不為言官檢建言得罪之逐臣分別名用應復除者即與復除應行取者早為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勅下吏部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於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賴官吏彈壓吏部用人本為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即為罷斥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

陞選取早賜施行庶練兵督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賣之憂而士大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北兩邊稱雄倭居大海之中豈能航粮精粢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蠶食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掖平壤西隣鴨緑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為兵就朝鮮之地為食生聚教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運據通倉而絶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

夫我合朝鮮是為兩我兩我尚懐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為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為朝鮮一失其勢必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於未破之前與其以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屬國遠戍或言兵餉難圖諺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在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陛下早決大事併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十費措辦既苦轉運尤難若

於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十庫貨財各廠物料麄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更多上納歲歲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夏三番曬晾不堪者嚴濫收之刑朽蠹者重典守之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之國用亦不暴殄民財陛下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京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祖宗時嘗徙富户以實京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為命者也今京師貧

民不減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烟火即絕如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禦之用城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納之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富貧自暴民聚衆淩奪姦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民財淫巧者誘奢民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無批票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優免之濫科泒

苦於名色之多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貧者愈貧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藉家資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陛下知之當必憐之矣伏望省不急之上納禁監収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収祖宗以來有一

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葢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朝門宴閉早開誰敢興邪起妄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於日出自非軍國緊急愼無昏夜傳宣陛下豈不曰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惟陛下愼之章奏

不批先朝間有未如今日强半留中盖疏之照入也會極有簿疏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陛下知之乎今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聖子神孫守為家法倘不逞為姦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内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

字發該科備照庚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所
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
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
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
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册
所載開卷可知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
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
則君豈能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

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抽思萬端難裁廹切之衷敬上憂危之疏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慨賜施行所未言者再加修舉移宫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蒸民將人心懽悦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具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容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留臣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驗陛下雖悔將何及耶

明文海卷五十八

明文海卷五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三

乞休第一疏 徐學謨

為感恩披瀝少白愚衷乞賜罷歸以謝人言以全國體事近該通政司參議梁子琦以覆閲壽宫不與疑臣阻抑特疏論臣欺罔奉聖旨朝廷吉典如何逞忿爭勝揑情奏擾該衙門知道欽此仰惟皇上日月之明斥讒申枉臣方感激天恩之

不暇夫復何言但相擇始末無由上徹於九重則臣之心迹尚未明也故敢控於君父之前臣查得本年二月間皇上穆卜壽宫命國公徐文璧大學士張四維司禮監太監張宏等前去相擇仍於内外官員有諳曉地理見在京者令臣開名來看臣因訪得新陞南京刑部尚書陳道基通政司參議梁子琦朝覲貴州僉事胡宥素講風水奏同前去踏看臣誠何心哉不過欲集思廣益以賛成聖天子萬年營兆之祥耳是臣於子琦薦之也非欲傾之也顧子琦禀性執拗出

言誇誕每至一地動輒喧爭衆之所是彼必以為非衆之所非彼必以為是于是與陳道基等欽天監官張邦垣等術士連世昌等往往梗議幾至攘臂臣始竊鄙之矣後乃復自獻八地為說附圖其說有景陵不吉致英宗土木之難等語臣不勝駭異夫士庶之家作一善事猶圖吉兆當此穆卜之初乃忍言臣子諱言之事令其圖說尚在御前可驗也何其狂悖無忌哉幸皇上不加之罪子琦愈益肆志比奉旨重閱臣與工部尚書楊巍

等以其所獻八地同子琦逐處踏看除蔡家山長嶺山東井右邊平岡地景陵左山等處即子琦亦以為備數雖皆遍歴統無足觀惟所稱珠窩圈絶佳顧其地伏于廻巖側隩之中路徑欹險輿馬難度同事諸臣俱不能前進是時臣若不行彼必有辭故臣不惜老憊與諸術家跼足從之一步一蹶深入二三里始至其所則見兩岸墻立左右寛不及十數武中横澗道臣曰此地雖奇今將作何以經營况每歳大雨時行淙流灌注寳城其

能安乎子琦語塞然其氣已勃勃動矣又至石門溝山術家稍稱其結聚但坐南朝北非向明而治者之居亦似難用子琦益不能堪又西至黄山寺第一嶺據術家云地儘可用但介獻裕二陵之間位序不宜子琦曰今日不用後來聖子神孫須要用臣曰在今日不得不盡其心且取之以俟上裁此尚書楊巍守備太監尚文及欽天監諸臣所共聞何嘗有莫管他之語而子琦誣臣以爾我之辭非所施于朝廷為大不敬天日在上耳目

難掩今可質而證也又迤西至德勝口則在近關荒漠之地矣且形如覆甑神路難通與諸陵不相拱向决非萬乘之所宅也子琦以衆心不與益復憤懑若今所取形龍山大峪山二處子琦至其地唯聞呵罵術家之聲耳非但目之不睨抑且足亦未遍不知何據而極口詆醜之也抵晚臣與楊巍等會議巍言此事須要調停以防子琦之口乃公定形龍山第一姑以子琦所取石門山溝山第二大峪山第三而又以子琦所取黄山寺第一

嶺亦附備則臣與子琦初未嘗盡棄其術也乃子琦即怫然詈臣曰爾何得以術士所取先我即臣應之曰今日論地不論官且言臣雖不諳風水之說但人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億萬生靈皆其造命而卜年卜世自有預定之祥即今所擇止求形勢昂聳堂局廣深便可選用非若士庶之家以地下求福者比何必以口舌求勝即故臣回疏有聖意所注即為吉壤之語今次覆閱臣實恐衆喙紛紜聖駕祀陵伊邇儻復別生横議必至稽誤

大事況子琦當萬壽之期註籍不出而此行又止閱其見取之地非踏看時也故疏内不列其名謂臣為踈漏則有之子琦與臣同鄉既欲効忠即當開心見誠或告臣以欲行或自疏請行未為不可何乃逞忿肆噬据拾他事以相汚衊而且誣臣以欺罔之罪此何說哉是臣以公心薦子琦而子琦以私忿報臣也藉令臣知風水自執其說故抗子琦而誑朝廷謂之欺罔則可今各地俱諸臣所擇臣不過以職事奔走其間而已其去取之

權在覆閲大臣而終取決于皇上臣何能以私意主之而為子琦者亦何必怨毒臣至此哉然臣不敢深疵于子琦者盖謂陰陽家聚訟常態也惟子琦疏内指臣為張馮之黨以故激皇上之怒則其説又不知何自而起其謂黨張者以臣嘗為荆州知府而居正乃荆州人也事在嘉靖三十八年居正尚為編修臣豈能逆料其後來當國而先結納之遺以萬金也景府請討沙市事在四十一年臣嘗以社稷人民非王府養贍之資執不肯

與後經叅問而竟獲全首領者賴世宗皇帝宥之也是時居正官小何力之能庇此遠年事不足深辨又言居正占王墳奪民地誣臣為之經理其二事有無臣不能知但田土事皆屬之本省廵撫與臣職掌無干臣不能私之也又誣臣黨居正以傾害忠良當居正奪情時臣尚在外僚即欲為之謀不可得矣謂臣黨馮者以駙馬梁邦瑞之被選原在内廷臣嘗疏請京城子弟俱不堪中選已得旨于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差官另選後來

諸王所洞然者而指臣為附馮保之實已屬影談則其餘之虛揑可知也至于臣與大學士申時行結姻此同鄉士大夫之常在在皆然何足為怪楊日章偶因風水有名故帶領踏看而形龍山亦非其所取即用一術士何足為附勢之罔乎凡以上誣臣數事皆信其口之所出不顧其事之無稽原子琦之心非有夙憾于臣也擊臣以希進耳臣之進退何足為國家之輕重但朝綱所係人情恃之以底定世道賴之以治安者方今聖治聿

新內外祇肅正文恬武嬉之會而予琦職在納言禮無與禮樂之事即非官守又無言責顧乃一旦肆其狂噬譸張于朝夫讜言固可以興邦而辨言亦可以亂政使各衙門官效而尤之則九列之中人人自危矣讒說殄行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哉是則臣之所深憂而過計者不得不一言以白之非為臣一身計也顧臣自念通籍三十四年齒髮頹矣原無寸長可録叨冒至此涯分已逾位重望輕致滋踈蹶臣不急退則亦何顏復玷班行

伏望皇上憫臣衰劣賜臣骸骨以歸别選賢能以充任使其來月聖駕祀陵子琦所獻八地故在如蒙臨閲儻其中亦有可取似不妨采用臣亦何敢固執前説以阻抑子琦如果難用則臣忠皇上之心可鑒而欺罔之罪亦得以自解矣臣不勝惶恐俟命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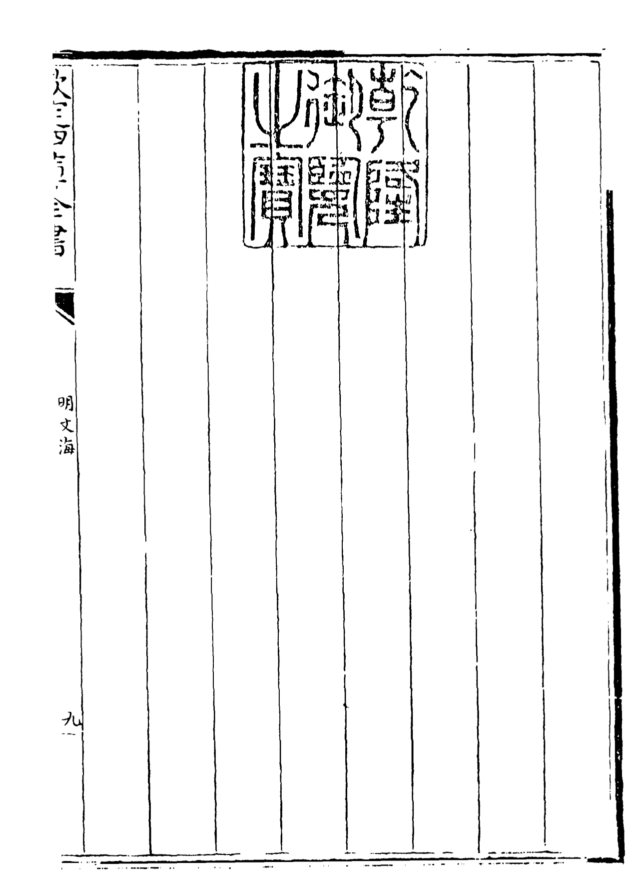
擬乞正孤竹贖封疏 郭造卿

臣按至元十有八年詔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至順元年頒廟額曰聖清至我大明成化

九年詔頒清節廟額及祝册命守臣春秋行禮如儀實守臣王璽所奏臣謹按元前鬼神皆有封爵贈謚迨我太祖高皇帝詔革之一洗千古謬戾可為萬世法矣今孤竹廟額從維新之典而其謚號仍宋元之封非所以崇祖詔而重清風也夷齊既為百世師則祠祀先師孔子亦畧相等矣古事先師不追謚不贈爵不設像敬之至也諸侯薨天子論行以易名孔子卒魯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而追謚其可哉王公太師皆後漢所贈前

此末之有祭有主有尸釋奠先師有主而無尸況像乃鄙俗而謬以為尊崇至聖之典何耶嘉靖初釐祀典于孔廟正位號革爵謚塑像而别祠啓聖令孤竹君有别祠矣但夷齊廟號未正爵謚塑像未除是守臣知重先正而尚未達于禮也禮官請賜額而不知封謚為非且節非所以語聖孰若仍舊而曰聖清猶為合于孟氏之旨歟孔子無可無不可而歷代妄加爵謚世宗皇帝悉洗而去之此可以考聖祖而不謬俟百世而不惑者又

何疑于夷齊且太常于漢壽亭侯關雲長去武安王號况夷齊不事汚君不立惡朝衣冠不正望望去若將浼焉乃肯從流俗之制而土木其偶者乎名不正言不順未有甚于此者臣愚以為孤竹夷齊廟宜從孔廟例立木主稱逸民先聖伯子逸民先賢叔子而孤竹君廟當稱曰啓仁不然何以祀焉乃仍固陋如故有司之責也臣槪于中久矣伏乞聖明勑下禮官詳議如果臣言不謬亟賜施行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六十至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明文海卷六十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四

議改北岳疏 沈鯉

謹題為仰承徳意請正祀典以隆聖治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廵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來貢題奉聖旨恒嶽祀典著禮部查明定議來説此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内開恒山在

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于北嶽值大雪遥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于大茂山又五載再巡狩其石又飛于曲陽復建廟于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内載渾源恒山為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一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于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于渾源州志者如此

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即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于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又云在上曲陽西北杜氏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

曰常山皆今真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即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于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縁舊制亦祭北嶽于定州漢碑不存無所于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録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于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于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為常典列聖繼統

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于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統祭嶽瀆于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于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

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奉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廵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于渾源州恒山即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别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繫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叅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于經傳典禮

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于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即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旣巳明著于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葢歴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于曲陽者葢因宋失幽幷遥祭北鎮巫閭山于定州北嶽祠

中遂誤以為望祭北嶽耳至于渾源之稱北嶽止見于州志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即志内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大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即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于陰者終不若祀于陽者之為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别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舉

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太祖高皇帝神
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理無不圖上而曲陽之
祀仍舊即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
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
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寔
為畿內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毀廟貌廢碑刻舉而改建
于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
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委應

遵依憲典仍祀于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旣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鎭廵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蹟庶為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議開泇河疏　李三才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

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為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為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隅其中有歸仁堤護其外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扼于山南近于淮倘淮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

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艘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牽路壞不直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于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合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萛假今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陵麓雖云亢爽運道

尚在梗塞盖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今日為計

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在也自堅城以至

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于冏寺借力于省直完濁河

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

昔之時矣霪潦為虐人魚地沼非死而徙生靈盡矣且

黄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

萬即民間之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

財之役坐見運畚荷鍤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

噬臍其有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若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旣稱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葢黃堌之新吉尚可以理奪而傷陵之隱禍寔難以逆覩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為而嘗試者也然則守行隄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扼隄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剥膚之災計不旋踵豈

俟問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等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徃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牽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黄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

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

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計猶且為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幇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

恣横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何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

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口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于徐而出之𦊆獲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二十萬再估石礓水工備加三萬幇培太行隄估至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徐庫支剩漕糧變價與臚揚貼夫銀益以省直歲脩之餘並預備歲修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二再量碾州縣倉穀及請留東

省見年兑運漕糧十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敢妄意内帑也

國本疏 史孟麟

臣惟冊立大典貴協輿情羣言僉同即為至論自正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蓋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于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共激于義誠思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歸條為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乙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祖宗

家法而為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子今日而待嫡于將來欲令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為王輕國本紊名分壞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于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荅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為皇太子第二子為裕王即皇考第三子為景王是皇考非以元子為裕王

同太子而封王者也皇祖蓋立太子于初年非晚年而
猶不立也是豈可為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祖訓
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曰凡朝廷無
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
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
之當立者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按此乃藩王
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祖
訓也臣下引之則誤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

間無嫡而待嫡無嫡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待嫡者乎答曰藩王有之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為王世子如以庶奪嫡輕則降為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為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為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故長不可先嫡無民

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于朝廷則不然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為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制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即藩王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封之例其遵祖訓耶非耶無乃非祖宗憂天下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

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荅曰有天子繼體之胥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葢爵之官而胙之土俾稱藩臣今皇上繼體者元子也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皇上不聽何荅曰非

也誠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葢中宫敵體皇上有子則己子為嫡庶子為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即嫡何待拜而後子乃為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典册所著指為厲階奈何以秦漢一二偶為之事為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㓜抱養之釁耶問曰是無難知然則皇上曷為而權宜元輔曷為而曲引廷臣曷為而固諍皇上曰被誣元輔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

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為皇上一身非為元子一王非為輔臣一旹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自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為賜書如趙髙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策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伺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

之所慮者乎寧保無羣小窺伺耳屬于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于此誰任其咎試使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皇上聖明元輔膺眷相與計安宗社而有此獨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甘斧鑕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俱在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毋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兩儲宮闈中自有家法皇

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宮闈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敢忍于萬世宗社之計而不忍于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敢皇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皇上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必多亂一兎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

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魯漆室女曰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魯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執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中宮為解以封王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子冊立之期壞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而犯屈建逐兎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何道而可荅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于寇準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

人中宫不可也謀及廷臣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英宗爲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宫人與知顧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琦之忠從外廷羣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明文海卷六十

明文海卷六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五

劾方從哲疏 孫慎行

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閒世事值皇祖皇考相繼賓天勉隨諸臣匍匐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紛謂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寔縁醫人進藥不密一時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兩丸乃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
并傳示天下藥咀片須一一揀點明白恐致失誤可灼
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
知何如而乃敢突然越職以進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
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
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速劍自裁以謝皇考
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而乃宴然傲
然舍吾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田籍調理豈以巳實

薦灼恐與同罪夫已可灼可愛而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愛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免弒之寔寔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兩丸須臾上崩恐百口無以為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非獨此也先是則有傳皇貴妃欲立皇后事夫祖

制未有以妃為后者古今亦未有帝崩立后者貴妃寵幸數十年皇考英明絶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態即數日彌留之際尚不能因縁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云内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爭諸科道力責貴戚而貴戚隨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皇后貽禍宗廟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一任可行可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為即事不成亦已任其恩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

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一也先是又有議上謚稱恭皇帝事議謚旨雖下部㸔擬進者閣臣部不能主也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亡臣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為隋恭帝周主降宋其亡也宋謚為周恭帝以皇祖四十八年昇平天下平緬平寧夏平倭平播功烈無前豈無他美懿可稱而下比降王通裔若非言官預糾便應如議以上天下何忍傳稱皇上覽觀前史何忍為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

盩寔乃詛呪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欲垂簾聽政事夫選侍
在宫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幺魔
小竪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進忠隅歲業偷珠寳
藏之從哲家此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顧命
元臣曽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宫選侍
一日得志皇上幾無駐足所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
寒心聞彼時從哲濡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宫

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擋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間任婦寺之縱横而特佐其焰忍冲主之梐杌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例彼進藥此是非易了相臣所宜極擔當之事一切茍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相臣所宜極慎重之事無端勇猛嘗試夫進藥猶可自為忠愛而三事尚可自為忠愛乎此又臣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解者

也臣在禮言禮每舉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若在吏言吏罔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悞國在刑言刑縱情蔑法其敢于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者章不啻公車滿臣亦不能悉數也即在禮言禮亦就鼎革間一時事若其他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臣亦不敢深數也大都從哲挾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奉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智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戕國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

凡此皆羣臣所極口急攻亮皇上素所痛心欽恨者也
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臣知皇上英明洞照神武淵
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登羣情未定而從哲
又狃張多機傾嚇中外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
含垢匿瑕之際羣臣雖有借劍攀裾之義不無憑城倚
社之虞今亮陰將終大禮畢就宮闈寧謐羣賢布列溥
天喁喁無不望皇上急討國賊臣惟癰疽不決後必大
潰積蠹不去終當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臣為是抱

憾巳久夙宵不寧一承恩召便欲叩叫帝閽發憤畢誠祇緣兩足廢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臣覩皇上大孝閔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貫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皇祖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奸臣逆賊于異日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赫然振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乞將從哲大正四放之

罰逮嚴兩觀之誅并將李可灼嚴加拷問置之極刑如臣一言無當即重治甘心焉臣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

明文海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六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六

輔臣以去明心疏　詹爾選

項臣具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一疏駁陳啓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盖謂大臣擔荷不力狥情不言而發也乃近閲邸報大學士錢士升為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聖旨云云欽此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

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求斥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輔臣之以票擬去以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者其原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肯去矣上可對九廟之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昭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寔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

諍子夫臣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曷諍古來一德之士孰如唐虞惟時臯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輒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貶聖緦緦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見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何事乎李璡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闢一錯

大亂將興正輔臣痛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即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臣而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争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耶

況今天下之欺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
皇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
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上方劒不靈將領驕懦
日甚聖意恩禮感激于鈇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
以供鞦韆之逗遛貪冒則或疑急于右武穿札與操觚
並課非是者弗録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
武臣之不振也而人竟賣牛而買馬詘德而齊力縱使
強冦混迹于道塗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于敷

文免覲之說行上意在暫甦民困臣亦以為暫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家之大義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以為痛懲奸頑也而或疑千載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慮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有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憾或對衆唏嘘嘖嘖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鬱悒以去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

愈無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溥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勝則挺身招承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爚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率憲責大臣弼違之誼作言官敢諫之風嚴敕內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淹滯務期上下交格而志氣聿新于以覩廓清平治之猷成紀綱

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明文海卷六十二

明文海卷六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七

救錢閣學疏 黄道周

臣執筆九載未効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瘝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自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嘗觀舊

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咼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概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㕘聲共託默容至於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婞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鋃鐺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

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纍輔所坐昏庸疏率為罪督撫緣
耳督臣受劍制閫外忘君忘親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
閣臣坐綸扉遥度邉事不知能否成敗𭤙𭤙叩頭此於
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髙拱嘗以邉功得廕錦衣
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塲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
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覯未謬于先見
也凡疆塲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邉
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邉事又令邉臣

得以瑕䘏卸閣臣後之邉臣有事必摭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綸扉之内割邉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空漢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釁撓乏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案而斫騎牆之案者獨斷然决意于一纍輔纍既無斂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

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貫城斗柄銷光于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不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内下慢上賤破貴令巷議謬悠謂殺釁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為神人攄憤何曾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輿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

開後併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沉九載能無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而煩皋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為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詢屬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秉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辨輕重

親渙德音俄項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囹圄憒盈孤卿駢首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令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户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羡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于纍輔未有三剌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於國且今流寇方張四郊多壘决無内訟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倘天下遂無才臣不揣請以鉛刀從事倘

壘輔罷猶可贖臣請輟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草以為壘輔減千一之死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容默與螢草同腐使後世鯁士笑當時無人臣手疏溢額席藁待命不勝戰栗之至

明文海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明文海卷六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奏疏十八

易數疏 黄道周

臣自少學易以天道為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臣所學本於周孔無一毫穿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

欽定四庫全書

百六十年内損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為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别之三卦五爻丁夘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其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辭告誡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零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今歴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嘗寤寐以思賢才而賢才卒不可遽得懲毖以絶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絶方陛下開承之始外清逆

黨内掃權黨天下翕然想望太平曽未四年而士庶離心
冠攘四起天下騷然不復樂生雖深識遠慮之士豈虞變
動至此乎臣觀陛下開承應大君之實而小人柄用懷干
命之心在陛下以大君之哲可制小人而有餘在小人以
干命之才可中大君所不覺自臣入都來所見諸大臣舉
無遠猷動成苛細治朝著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
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不經談刀筆簿書則以為
知務片言可折者縢葛終年一語相違則株連四起使陛下

長駕遠馭之意積漸而入科條之中臣子悃愊靖獻之思抑鬱而消文網之内跡其所為既不足服小人之心度其末流終必承小人之敝夫吾輾轉咨據目前瑕釁既成則誕欺立見即如往歲遵永被兵已七八日而叙収復者以為千古奇功又如近者山東被殘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為不犯秋毫即此二事而遠邇情形概可知矣凡外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拘攣守文之士在於權力繆巧之人内廷諸臣所敢於欺誑陛下者必不在於錐刀帛布之微在於阿柄神

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思地中有水之象知民情之所繇通體剛中而應之文知師功之所繇立因以旁稽載籍自漢唐以來所用在師中而致治者幾何人用在師中而致亂者幾何人因以仰質聖賢自孔孟所稱對君子而砭小人者幾何事就小人而砭小人者幾何事自古迄今決無吹毛數睫可成遠大之猷斂怨樹威可奏雍熙之業者凡小人見事智恒短於事前言恒長於事後不救淩城而謂淩城之必不可築不理畠民而謂

息民之必不可用兵潰於久頓則謂亂生於有兵餉糜於漏巵則謂功消於無餉亂視熒聽以至極壞不可復挽臣觀今日道化未弘用師之毒勢不可已昔有夏肯征仲尼所録向戍去兵丘明非之今陛下之意在於干城腹心羣臣之圖在於偷安避患上下相畸不遂於成臣愚以為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誠止乎小人小人用即無邊患亦足以致亂小人不用即有干戈亦足以致理從古有釀亂致亂之人必無有討亂致亂之事

隋梁晉宋事不足稱殷武周宣功在自立凡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為師則萬物之情可照人主斷事一以聖賢為法則天下之材具服自二年以來以察去蔽而蔽愈多以刑樹威而威愈殫是亦反甲商以歸周孔捐苛細而振紘綱之秋也惟陛下起然深思易象陰陽當否之際何者謂之丈人何者謂之弟子何者謂之長子何者謂之小人用之而亂朝著則去之勿以朝著為嘗用之而亂邊疆則去之勿以邊疆為戲因以定命正功安內

攘外不過數年而三錫之勲可成無疆之休畢至矣臣孜自丁夘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零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臣膏肓已久痼疾又新不能冒矢石以報陛下又不忍溘然終閉一言而死誠不自卹吐此一言即瞑目無愧非敢穿鑿傳會以瀆聖明為天下萬世之所譏笑

黄石齋先生召對

崇禎十一年七月初五日昧爽上常服坐門内命五府

輔臣入輔臣東序五府西序各官俱立檻外吏部尚書
商周祚侍郎董羽宸户部右侍郎署事許世藎兵部輔
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工部尚書劉
遵憲侍郎李覺斯左都御史鍾炌僉都御史徐爌以次
奏對訖次召少詹事黄道周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
聞時從經筵啓沃中略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
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
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損一分天理天理人

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枚卜不點用之後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義利之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已事事要為已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已功名爵祿所以臣自信其初無所為上曰前月二十八日陳新甲汝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陳新甲又楊嗣昌先薦

之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未時已晚故不上上曰三疏皆不上却說阨於時會誰為阻格何為時會道周奏初欲上疏時因同鄉道臣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上曰同鄉先上疏遂有嫌疑今豈無嫌疑乎道周奏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何時言之所以不得不上若言路有言臣亦可以不言臣之有言不得已也上曰近來言路大開原無忌諱何為先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道周奏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

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進言之日矣且如高官厚祿誰則不樂臣緘默數時亦可偷竊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廕何苦舍自已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皇上亦可亮其心之無私矣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我太祖祖訓云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正指此等人也上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饋遺止叫做廉不叫做清道周奏陳文子不能强諫大節可觀夫子説他清而未仁夷齊大節可觀

心地明淨夫子所以說他是仁上曰汝所言多有牽强如前日說智仁勇就是清任和亦是牽强道周奏臣前日說智仁勇仁明武此智字明字皆從心體本清而來事事從心上做出即此可以歸仁上曰我前日駁汝之言亦未當汝又翻弄了許多如云子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本是矣又云誠出於清仁出於誠不又隔了一層道周奏古人言閑邪存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即誠能生仁之說

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之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是根本上事如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奏未畢楊嗣昌出班跪奏昨黄道周有疏論臣不為別事止為奪情起復原非常理臣才又不足以當之昨蒙聖恩更叨非分臣具疏辭不忍以雲霄之迴路違草土之初心至具再疏謂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臣

實不敢承當止因同官待臣入直未敢三辭道周論列
誠是但謂蒙面喪心營推營復臣不幸遭臣父之變奔
還鄉里又遭繼母之變草土哀迷四千里外焉知京中
有兵部尚書缺出來此纘營道周說綱常二字臣不生
於空桑豈不知有父母今聖明在上文武諸臣在旁綱
常二字不敢不剖明白所謂綱常者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君臣還在父子之前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可以
去此適彼故避地避色避言今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

臣子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即臣父臣母皆受君恩而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若論仁義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原難偏重況臣聞命之初瀝血控辭至奉明旨撫按敦趣臣有何才能有何德業敢安然在家不倉皇奔命乎行至保定具第四疏力請終喪內引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人能亮之後來臣子旅進旅退無侍上三四十年之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

中丁鈺憲宗奪李賢之情而許王鑑等終喪世宗奪楊博之情而罷廖道南不叙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如此正統間編修劉定之成化間修撰羅倫皆為奪情一事有持正之論臣意今詞臣中必有博通經史親切論思可以代臣力言挽回天聽得兩全於君臣父子之閒比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絕望上曰朕正要問他這事嗣昌奏禽獸知母不

知父鄭鄒杖母禽獸之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恁麼綱常上曰卿前在闕門卿父子屢奏俱在御前數年在外俱不攜家昨屢奏服色仍衣縞素朕俱知之道周復奏大臣聞言義當引避使小臣得盡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執政皆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上曰汝說多時輔臣纔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委覺非體道周實係清品為人望所歸望皇上納道

周之言放臣歸里上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敦趨誠非得已被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別是一教令人邪說直附於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口角亦失體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上曰對君有體這本前邉引綱常後邉全是肆口潑駡道周奏臣

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豭狗李定不持繼母服當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臣過激亦惟遇明主纔敢直言上曰既說是直言直言豈是潑罵道周奏人臣立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耻者朝廷之禮義廉耻假如臣為一人之私但當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對辯上曰汝無端汙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倫不

理揔是别有所為道周奏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思之臣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妻子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成墳畚鍤皆臣自親誠不忍見奪情之事上曰既如此又説不如鄭鄤何也道周奏童子弃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上曰童子

是不得於父豈鄭鄤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鄤正是朋比道周奏衆惡必察劉摯有言人奈何可避於權勢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上曰陳新甲先做兵道諳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遣歸今日為內冦外警不得不用他輔臣嗣昌薦舉甚多不止新甲一人人都不肯擔當便有力量汝謂他走邪徑趨捷足何為邪徑他差恁麽人來京捷足有恁賄賂難道督撫才料朕一人也不知只聽人營求威福予奪盡出臣下然後

快於心乎汝疏中死美容悦叩首折躬者是誰道周奏
臣不識陳新甲但人心正則行徑皆正心邪則行徑皆
邪且今新甲在蜀中聞命已須兩三月又辭謝往復動
須八九月陳新甲未得來盧象昇不得去使新甲可以
來則象昇可以不去上曰陳新甲服將滿盧象昇父死
在途如何不放他去朕問你捷足邪徑汝便不能對只
懸空說去了上又指疏問曰汝疏中破非常之格以奉
不祥之人冠婚是吉禮喪祭是凶禮凶對吉而言這是

説禮難道人也凶了人皆有父母父母皆有年老之時是人人皆凶人人皆不祥之人矣道周奏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援琴之後始稱釋吉未釋吉前則孝子自謂凶人不祥之人古者兵禮鑿門而出故奪情在疆外用凶禮則可上曰自謂是孝子哀毁自謙豈真是凶真是不祥外邉做得裡邉也做得如何分内外道周奏臣見嗣昌二年來今日也是墨衰明日也是墨衰不知其何日丁艱何日起復上曰當初起用時已過小祥今

已兩年彼時汝何不講直待今日簡用方言可見不為
此事道周奏前後有七疏止擇三疏來上初意其自請
行邊惟白圭曽坐司馬堂翁萬達以尚書降左司馬亦
自陳以去向使楊嗣昌在邊疆則可在司馬堂則不可
在司馬則可在政府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
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所以至今不得不
言臣今日不言使後有言者亦是臣今日之恥上曰今
人心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上借箇大題目來遂其私

道周奏綱常名教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上曰朕正要問汝鄭鄤五倫盡滅昨日許曦等説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奏臣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説鄭鄤不孝以阿權臣豈不取悦立致通顯今日反説不如鄭鄤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惡李定不丁母憂纔舉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鄤則祭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故臣不得

不言上曰我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夘少正夘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罪有一不免君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於此道周奏少正夘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他臣心術正所以不同上曰向以汝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酷暑勞頓之餘做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愛故意用汝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拏問念係講官姑著起去候旨道周奏今日不盡言則

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汝都是虛說究竟毫無歸著一生學問止學得一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疏奏臣還要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皇上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在皇上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耶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辨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耶忠佞不分則邪正不明何以致治臣亦不敢多奏上曰不是輕易加你一箇佞字問汝這邉汝却適在那邉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

支吾就當斬起去嗣昌奏道周所言原是經愚臣拜命

原是權望皇上優容道周存此綱常可以教天下萬世

臣子上曰也不耑為卿近來人心澆薄無所不至但未

敢有明白像道周這樣放肆的所以特名來面諭以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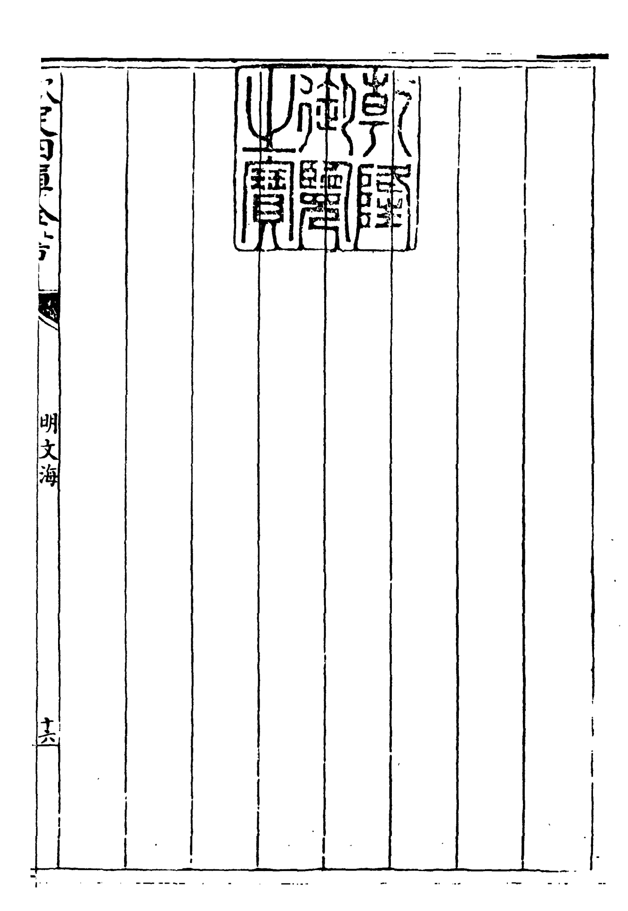
心卿既申救姑著候處嗣昌奏皇上所論誠是誅意之

法但朝廷聽言自有道理道周又負盛名仍望皇上優

容上曰這就是優容了於是百官俱出賜茶果點心畢

復召回聽諭上曰今內寇外敵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

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諸臣是非邪正不文未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是朕之愆尤中於人心尤關係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者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簡用一大臣便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外寇却還易治衣冠之盜却是難治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修職業共享太平之福閣臣以下皆承旨退上還宮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六十四